



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



清诗流派史

刘世南 著



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

清诗流派史

刘世南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诗流派史/刘世南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(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)

ISBN 978-7-02-008437-1

I. ①清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文学流派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2008 号

责任编辑 葛云波

装帧设计 何 婷

责任校对 葛云波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82 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625 插页 2

印 数 1—4000

版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437-1
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《清诗流派史》序

敏 泽

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影响,如果说清史研究是整个史学领域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,那么,清诗研究,尤其是清诗之流派研究,则更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。

但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作为诗歌主体发展中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,却是一个重要的、有自己时代特色、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时期。

清诗在清之早期和晚期,由于社会、民族矛盾之激烈和深广(早期为中华民族内部满、汉之间政权更替的矛盾,后期为反帝、反封建之矛盾),不仅曾有大量激越愤悱的优秀诗歌产生,表现着昂扬奋发的气节风范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,远绍《诗》、《骚》,中继唐、宋诗的优良传统,超越元、明而有新的开拓与建树,而且具有鲜明的自己的时代特色:成为一代主要风标的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结合。清代晚期,即近代古典诗歌的发展,又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现代文学中诗歌的发展。长期以来这方面研究之被一定程度的忽视,不能不是学术研究方面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。

研究清代的诗歌流派史,比起研究唐、宋以前的诗歌流派史,难度要更大,这是不言自明的。其中原因之一,即那以前的研究向来较多,而清代极少;原因之二,是研究唐、宋以前的,熟悉此前的诗歌流变及流派的发展就够了,而研究清代的,除了必

须熟悉那一部诗史外,还必须熟悉金、元、明以来的诗史。至于从事此类研究,需要充分熟悉古典诗歌,并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分析及较好的理论、美学素养等,则是共同的。

值得高兴的是:刘世南先生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,终于以自己坚实的《清诗流派史》填补了这一难度较大的学术空缺。

世南先生自青年时起就酷爱古典诗歌,旧诗写作有较高造诣,尤喜清诗,风雨数十载,不更此志,乐此不疲。尤其是一九七九年调到大学任教后,沉潜乎中,专攻清诗,焚膏油以继晷,恒兀兀以终年,广泛涉猎有关资料,精读各家诗集、文集,分期分人地作专门研究,细大不捐,卡片盈箱,反复涵咏,不断揣摩,既条分缕析,又融会贯通;既努力地探究各流派产生、发展的历史原因及诗学本身的原因,又精心地寻绎各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;既沿波讨源,探求其继武前贤之处,又能由表及里,较确切地撷取其思想与艺术方面的独到特点,平实地阐述其得失,考究其消长。总之,这是一部用力甚勤,资料翔实,自成体系,且时有精审之见的论著。

全书以前、中、晚三期对清诗流派之发展作了考察,依次分析各个流派及每一流派中作家之思想与艺术特色。前期包括河朔诗派、岭南诗派、顾炎武、虞山诗派、娄东诗派、秀水诗派、神韵诗派、宗宋诗派、饴山诗派;中期除向来研究较多的格调、性灵、肌理三派外,并对浙派、桐城诗派、高密诗派、常州诗派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论列;晚期则包括浙派的异军——龚自珍、宋诗派与同光体、诗界革命派、汉魏诗派、中晚唐诗派。这样,就对有清一代的诗歌流派史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概括和论述,使读者读完全书,对这一时代的诗歌流变能有全面而细致的了解。在这些杂然纷陈的诗歌流派中,固有人们了解研究较多的,但也有论述、研究较少甚或缺如的,如河朔诗派、饴山诗派、桐城诗派、高密诗派、

常州诗派、汉魏诗派、中晚唐诗派等等。作者深入钩稽,细心辨析,在这些流派的研究中,具有更多的开拓性贡献。而且纲目之间,并不像常见的板块结构那样,罗列各派特点而成史,而是努力探究其内部规律和递变,并不乏肯綮之见,使《清诗流派史》作为文学史专著之一种,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。在对流派的研究中,作者注意三个紧密相联的环节:时代要求、文学风尚及诗人主体的审美追求,三者一以贯之,这无疑也是抓住了流派史研究的关键的。

在对每一流派的评鹭中,也颇不乏精至独到的见解。如对河朔派的论析,不仅是我所能够见到的第一篇这样的专论,而且论述它尊明七子、反竟陵,但又不重蹈七子故辙,而是别开学杜门径;论述其诗的“清刚”之气,在内涵中很重理学与诗的统一,以及以孝为先的理学影响使该派诗人在对清统治方面,既不肯合作,又不愿反抗,等等,都是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的。在对顾炎武诗的艺术特点和思想的论述,如对顾与李贽的同异、顾诗与杜诗的同而不同,顾诗的用事及五排等等的论述中,都不乏独到的见解。王士禛的诗论是历来研究较多、人们比较熟悉的,但在本书的论述中,仍有许多新的开拓。如王士禛以王、孟为盛唐诗的本来面目,是人所共知的,但何以如此,作者从对王士禛的处境、心态的考察中,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,是站得住、并有说服力的;对王士禛所标举的“典”、“远”、“谐”、“则”的阐述,既较平实,也富新意。对陈维崧的诗,学术界向来极少论述,作者不仅对它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,而且在论述其诗歌的思想、艺术特色上,如其七律的种种特点,七古虽非长篇叙事的娄东派,但由于其继承了梅村歌行的特色:重词藻,富文采,工对偶,反与梅村接近,而在骨力方面又胜于梅村。这种论析,颇富创意。像这样精到的或较好的见解,在这部多达三十二万多字的书中随处可见,难以

臚列。

总之，我读了此书的不少章节后，感到这确是目前研究清诗流派的一部力作，应该为之庆幸的。

新时期以来，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。文学史方面的研究著作，也陆续出版了多种，各有特色和贡献，但拓展史的研究范围，突破原有的史学模式，仍是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。世南先生在清诗的研究上，采取了一种新的视角，从流派的发展、兴替着眼，考察论析一代诗歌历史，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，在为史的体例方面，也是有所突破的。

在上面，我赞扬了此书的许多独到之处和某些特点，并充分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，但并不是说，此书的写作毫无不足之处。在作家的论述中，有的论断，也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商榷；作者努力学习现代中西文论及美学，以之运用到清诗的分析中去，多数运用得比较恰切，但也偶有运用不尽恰当之处，如论李白诗属于“向内转”，杜甫诗属于“向外转”。不过这点个别性的不足，并不影响全书在学术上是一部坚实的力作。

年近古稀的世南先生是钱锺书先生介绍给我的，一九八七年因率领其研究生访学，曾来北京我寓所相访，此前此后则偶有书信往还，知他多年甘于寂寞，埋头学问。他经多年艰辛完成此书，嘱我作序。我素懒于此道，但他在学术上的勤奋创造精神，以及在学术上的贡献，却使我深为感动，因而勉为此序。

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 北京

前 言

清诗近年来才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,其实它迈越元、明而继承了唐、宋诗的优良传统(着重的是艺术养料),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,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色——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。它包括着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古典诗歌,直接哺育着中国现代文学。

清诗的前期和后期,都反映了昂扬的民族气节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;中期则盛开着诗歌理论之花,横出一世的性灵说即产生于此期。

因此,总结清诗的经验教训,对当代和后世的文学创作(尤其是诗歌创作与研究),是有着丰富的借鉴意义的。

《清诗流派史》的编写,其出发点就是总结清诗发展的规律。因为规律总是反映在各种诗派的产生与相互影响中,所以,我从流派着眼来叙述和论析清诗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形。

全书以事实说明如下规律:

(一)每一流派对以往各流派(尤其是和它相衔接的一个或几个流派)的理论、创作的成果,都必然有所吸收和扬弃。无所取,则诗史失去了连续性;无所舍,则此一诗派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。

(二)就是对于前代某一理论(如王士禛之于《沧浪诗话》)绝对宗仰,也必然渗入后者新的时代审美因素以及个人的审美情趣。

(三)诗派的生灭盛衰,主要由于补偏救弊——每一流派都是为了对前此诸流派补偏救弊而生而盛,又由于本身的僵化而为后出流派所补救而衰而灭。

(四)同一流派的作者群也在不断分化,或坚持,或变异,最后有的蜕变而成另一流派。

因而结论是:流派是时代要求、文学风尚和诗人审美追求的结晶——整个《清诗流派史》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论述的。

我不用一种流派的审美标准去批评另一流派的作品与理论,但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原则,区分进步与落后,同时辩证地分析、对待落后的流派,也标举出它的艺术特色、理论价值,并指出其出现是历史的逻辑必然。

目 录

前言	1
第一章 河朔诗派	1
一 河朔诗派的由来	1
二 河朔诗派的特色	1
三 几位代表诗人	4
第二章 岭南诗派	15
一 岭南诗派的风格特色	15
二 屈大均	17
三 陈恭尹	24
四 释函可	34
第三章 顾炎武	44
一 顾炎武的先进思想对其诗作的影响	45
二 顾炎武的诗论反映在诗作上的特点	46
三 顾炎武诗作的艺术特色	51
四 顾炎武诗对清诗的影响	56
第四章 虞山诗派	60
一 虞山诗派的兴起	60
二 钱谦益	60
三 冯舒与冯班	81
第五章 娄东诗派	92
一 娄东诗派的兴起	92

二 吴伟业	93
三 “梅村体”传人之一——吴兆骞	112
四 “梅村体”传人之二——陈维崧	126
第六章 秀水诗派	146
一 秀水诗派的产生	146
二 朱彝尊	148
三 秀水诗派的变化	173
第七章 神韵诗派	178
一 神韵诗派的兴起	178
二 王士禛	179
三 神韵派及其影响	206
第八章 清初宗宋派	211
一 清初宗宋派的产生	211
二 清初宗宋派诗人	211
三 查慎行	226
第九章 饴山诗派	248
一 饴山诗派的产生	248
二 赵执信	248
三 流派及其影响	258
第十章 浙派	262
一 浙派的产生	262
二 厉鹗生平及其诗论	264
三 厉鹗的诗	268
四 对浙派的评价	273
第十一章 格调诗派	281
一 格调说产生的原因	281
二 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主客观条件	282

三	沈德潜诗的分析	286
四	格调派	291
五	对格调派的批判	292
第十二章	肌理诗派	296
一	肌理说的“义理”和这一诗论产生的原因	296
二	从“文理”角度看肌理说的理论价值	298
三	论翁方纲的诗	301
四	肌理派诗人及其影响	307
第十三章	性灵诗派	312
一	性灵派产生的原因	312
二	袁枚及其诗	314
三	赵翼及其诗	322
四	张问陶及其诗	328
五	性灵派的影响及其历史评价	332
第十四章	桐城诗派	341
一	桐城诗派的形成	341
二	桐城诗派的诗论	342
三	刘大櫆、姚鼐和方东树、梅曾亮的诗	352
四	流派与影响	370
第十五章	高密诗派	377
一	高密诗派兴起的原因	377
二	高密派的诗论	378
三	李宪噩与李宪乔	379
四	二李的追随者	383
五	对高密诗派的评价	387
第十六章	常州诗派	391
一	常州诗派的产生	391

二 常州诗派的诗论	394
三 常州诗派的杰出诗人黄景仁	398
四 常州诗派及其影响	410
第十七章 龚自珍	416
一 生平	416
二 诗论	417
三 龚诗的悲剧意识	422
四 龚诗对近代诗的影响	425
第十八章 宋诗运动和同光体	433
一 产生的原因	433
二 狭义宋诗派的诗论	436
三 两位代表诗人	440
四 结论	458
第十九章 汉魏诗派	462
一 汉魏派产生的原因	462
二 王闳运生平简介	464
三 王闳运的诗论	464
四 王闳运的诗作	469
五 结论	477
第二十章 中晚唐诗派	480
一 产生的原因	480
二 樊增祥的生平和诗论	481
三 樊增祥的诗作特色	485
四 中晚唐派的影响	498
第二十一章 诗界革命派	503
一 诗界革命派的历史意义	503
二 黄遵宪的诗论与诗作	506

后记	515
新版后记	518

第一章 河朔诗派

一 河朔诗派的由来

明末清初的诗人邓汉仪曾指出：“今天下之诗，莫盛于河朔，而皁盟以布衣为之冠。”^①申涵光自己也说：“今天下诗颇推畿辅，……照耀河朔。”^②王士禛正式提出“河朔诗派”这一名称：“申皁盟涵光称诗广平，开河朔诗派。其友鸡泽殷岳伯岩、永年张盖覆輿、曲周刘逢源津逮、邯鄲赵湛秋水，皆逸民也。”^③后来杨际昌也说：“永年申和孟涵光，节愍公佳允子，与逸民殷岳、张盖、刘逢源友，开河朔诗派。”^④徐嘉则以诗赞叹：“独有涵光乐隐居，奎章阁下谢公车。早教河朔开诗派，晚究苏门性命书。”^⑤

二 河朔诗派的特色

河朔诗派有什么特色呢？

原来明诗自前后七子主盟后，末流失于肤熟。公安起而矫之，又成俚僻。于是竟陵派出，以性灵矫七子之肤熟，以学古矫公安之俚僻，结果却如钱谦益所指责的：“以俚率为清真，以僻涩为幽峭。”^⑥河朔诗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。它的特色就是杨鍾羲所指出的：“当时北地诗人，皆不涉鍾、谭一派。”^⑦明乎此，就知道这一派的人为什么推尊何、李而鄙薄鍾、谭了。试看申涵光评论李梦阳：“空同才力横绝，气压万夫，设前无杜陵，不

几有诗来一人乎？”^⑧又评论何、李：“近代何、李两大家，越宋、元而上，与开元为伍。”^⑨又说：“至何、李诸公专宗盛唐，遂已超宋而上。”^⑩又评论李攀龙：“诗至济南而调始纯。空同才大，不屑检绳尺，涩语梗词，庞然并进。济南极意锻炼之，使一叶（协）宫商，诵之娓娓，声中金石。故自唐以来，语音节者，以济南为至。”^⑪他的诗也谈到：“我行天下久，粗能辨好恶。大复与空同，文章各矩矱。其余多琐细，真诗久寂寞。”^⑫而对竟陵派则说：“竟陵久为海内所诟詈，无足言者。”但也指出：竟陵的出现，是由于矫七子之失，所谓“性情之灵，障于浮藻，激而为竟陵，势使然耳”^⑬。

正由于看到七子和竟陵都各有其弊，所以河朔诗派不是回到七子的老路，而是强调直接向杜甫学习。但申涵光之学杜，尽管“音节顿挫，沉郁激昂，一以少陵为师”，而“其所以师少陵者，悲愉咷嘯，无一不曲肖，而非世俗掇拾字句以求形似者所可比也”^⑭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：“诗以道性情。性情之事，无所附会。盛唐诸家，各不相袭也。服古既深，直行胸臆，无不与古合。寸寸而效之，矜庄过甚，笔无餘闲。古以格帝天神鬼，使啼笑不能动一人，则无为贵诗矣。”^⑮

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，这一派的诗风便呈现这么一种总体特色：清刚。申涵光曾这样描述过：

“盖燕赵山川雄广，士生其间，多伉爽明大义，无幽滞纤穠之习，故其音闳以肆，沉郁而悲凉，气使然也。”^⑯又说：“读其诗，嶙峋突兀，天外遥青，不为径草盆花，耳目近玩，盖得太行之气为多。”又说：“古之以诗传者，其人多清刚而磊落，以石为体，而才致闲发，遇物斐然。”^⑰又说：“古之诗人，大多禀清刚之德，有光明磊落之概。”^⑱又说：“泓子之诗，清明广大，无幽滞纤穠之习，至性所出，可涕可歌。”^⑲又说：“其近体多隽语旷致，磊砢自得；

歌行长篇，纵横顿挫，风雨骤而鬼神泣也。……乃其诗莽莽然如万夫敌，又何壮欤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差足似之。”^②又说：“复不耐声偶，为古诗，醇庞渊穆，莽莽然可敌万人。”^③又说：“吾读文衣诗，喜其真，不无故为笑啼，横臆而出，肝胆外露，摧坚洞隙，一息千里。我燕赵人多沉毅英爽，无夸毗之习。”^④通过这些描述，可以看出这一诗派主张“风格即人”，而“人”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。

但仅仅这样理解，那还是肤浅的，这一诗派还把诗的创作提到哲学的层次，那就是要求理学与诗的统一：

“古人之诗，必有其原，则道焉耳。道者，立人之本，万事所从出，而诗其著焉。……三百篇皆道也。”^⑤又说：“三百篇皆理学也，敷情陈事，而理寓焉。理之未达，无为贵诗矣。”^⑥

如果说，这些话还比较抽象，那么，下面这段话就把他们这一观点表露得十分清楚了：

予谓世俗所谓理学与诗，皆非也。褰衣缓步，白发死章句，此士而腐者，汉高所以解冠而溺之耳。而士之以风雅自负者，率佻荡越闲，以绮语饰其陋，本之则亡，诗又可知。三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，至情所激，发而成声，不烦雕绘，而惻然动物，是真理学，即真诗也。即如静修先生绍濂洛之统，高风亮节，为元醇儒。今读其集，古健真削，无愧唐音，不可以证其合乎？……合程、朱、李、杜为一身，匪异人任矣。^⑦

“合程、朱、李、杜为一身”，这和桐城派的方苞所谓“学行继程、朱之后，文章在韩、欧之间”^⑧，把程、朱、韩、欧集于一身是一致的，不过一在诗，一在文而已。申涵光晚年曾从理学大儒孙奇逢问性命之学，方苞则在孙奇逢去世三十七年后，为他撰写《孙徵君年谱序》、《孙徵君传》，可能受到申涵光的影响。但二者之